

〔人物專訪〕

# 多情乃佛心

## 訪王壽護女士

文／劉秀美

圖片提供／王壽護



### 母

性的執著，可以堅持一生不捨。而母親總是朝向她最苦難的孩子，以不屈不撓、奮不顧身的母性，將病苦與磨難一肩承擔，為了挽回一個原本無救的生命，使得全家變數為苦難的共業。

共業或許是一兒一女，但這也是王壽護又一層的椎心隱痛。

### 迎戰病苦人生

女畫家王壽護女士的長

者，自此和各大醫院結了三、四十年的患難之緣。為籌借龐大的醫療手術費用，心力交瘁的王壽護首次在中山堂開畫展。女畫家稀有磅礴的水墨作風、真情至性的筆觸，吸住了觀者的注目，畫展的成績斐然，讓她可獨力撐起照顧病兒的全責。

子，在七歲那年染患粟粒狀肺結核及結核性腦膜炎，住院救治。小孩童年的時間，是王壽護在台大醫院一路輾轉由二等病、三等病房，一直淪落到住進了免費病床。她還是堅持賴在醫院裡，寧可接受護士、患友的一針、一藥、一飲、一食的濟助不肯出院，因為她企望萬分之一的生機。

五〇年代，台大醫院的年輕醫師和護士應該還記得，當年梳著兩條長辮的勇敢少

殘障病患最可怕的褥瘡感染，正無時無刻威脅著母親恐懼的心，她全神貫注為子潔身，按摩、翻動，為子屈伸著完全沒有知覺的雙腿。她白天極度勞累，到了夜裡仍不肯放心熟睡，便坐在病床邊的小板凳上，將身子伏在床邊，雙手伸到孩子身體下面，等到手被壓麻了，自

婦。她白天捧抱著奄奄一息的孩子，在院子裡繞室蹀躞唱歌；夜晚則伏在病床邊祈禱求告進況。她曾窘到手上帶著的手錶或一只小戒指、或攜去的食物都會拿出來換一針藥、或一粒小的蘋果、或一碗較有營養的食品。最後，真情至性純摯女畫家的行徑，感動了群醫和院方工作人員，大家都以傳奇的眼光關注這一對母子。小孩終於死裡逃生，帶著檢回的小生命退院回家了。然而病症

然就是該為孩子翻身的时候了。而年幼無辜的孩子在床上叫著：「我要死了，媽媽，我要死了！」她滴血的心還要鼓舞病苦的孩子。笑顏，是她以濃烈的母愛，補償可憐孩子的心靈甘露，為了激發孩子的求生意志與病魔決鬥的鬥志，她甚至把常年久住的病房改漆成淺綠

的嚴重性，持續在孩子的體內作祟，於是小孩的兩耳逐漸的失聰。

兩年後藝術之神，給這位坎坷的女畫家更慘烈的鞭策。重症剛痊癒，兩耳失聰的孩子竟又得脊椎結核。這病在短短一個月內，將小孩的脊椎動了三次大手術，稚嫩的孩兒如何經得起如此的摧殘，以至傷了中樞神經。孩子心臟以下因此完全徹底麻痺，成為一個終身大小便失禁，多重重度殘障的患

色。同時過年過節弟弟們都來病房團聚，以醫院為家。

奈何日漸疏遠的家人，早已不耐長期大量，為一個無望的孩子無止境的耗損下去，「家」的裂痕日益在崩碎頃塌，她心疼這本不健康的窩，屋漏又遭連夜雨。為是長期的苦難歲月，自然經濟情況都有所枯竭。其他的孩子無辜的遭受不幸，而夫妻之間竟經不起這種考驗與磨難。可是，她只能等候承擔，面對造物主的考驗，因為她分身乏術，只能頂著苦難強撐，沒有平常心、平常情了。

### 無緣孺慕娘親

女性歷經亙古以來的生產、養育等等不斷和生命搏鬥的過程，養成了強大的韌性和巨大的苦難承擔力。強烈的天生母性，到底是來自模仿或學習？如此精彩的女性生命力，不平凡的能量和神祕，令人驚訝！所有人類就因這種不捨、不放棄的母



王壽護女士在花蓮慈濟醫院，義務教院內醫務及眷屬繪畫時所攝。



王壽謹女士畫國父孫中山先生，栩栩如生。

雖然有失去母愛的匱乏和感傷，生命的視野卻是絢麗而不平凡的。疼愛她的繼外祖父是前清遺宦，幼年時期住在北平外祖父家的一段歲月，足以構成她這一生極豐富的「美」的淵源。童年的她曾經幻想北平城內，八大胡同裡才子佳人的故事，是神話般的美不可言，更加上早年文化藝術生活的北平，使她孕育善於幻想的心靈，充滿了不實際的嚮往，也塑

### 一段袈裟塵緣

夫有責，甚至於要脫下袈裟扛槍桿，他大聲疾呼宗教的理想要落實，出家人也要參與生產、勞動、服務人群。因和寺廟院的來往頻繁，也使她的這一生結了佛緣，也就在這時，她有幸識得覺津寺中住持的大醒法師。這一段機緣，竟造就她成為前所少有的國畫小老師，十一歲在覺津寺裡教年輕出家眾繪畫的一段美談。

小時候，她就顯出唯美、敏銳、靈慧的心性。鍾愛她的外祖父，經常帶她往北平城內最大綢緞莊——瑞蚨祥、祥順成等名店，讓她自己挑選衣料，從衣面、衣裡，到滾幾道邊，配上什麼花色的繡鞋和手絹，都由她自己挑選。布莊裡層層疊疊，像彩雲般如雲如霧的各色綾羅，以及故都文化特有的人文氣質，綢緞莊裡溫文儒雅的待人接物，都使得她的童稚純真接觸了非常精緻秀氣的文化。那裡知道造物弄人，未來的人生卻是顛沛流離，疾患災苦等著她孤軍奮戰來走一生！

童年時期，每當她孤獨、寂寞、無助時，就奔向了繪畫。六歲之前，她幾乎每

愛天性，才能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種族、持續生命吧！她出生兩個月時，母親就因病過世。父親再續絃，幼年的她叫「娘」這個字時，總覺得心裡隱有寒冰。小小的心靈，因此而知道了隱藏內心，而知道自制，唉！天下繼父母者竟無一能免俗？十歲以前的她，從不自然表達自己的意見，總是怯怯的回應著：「我娘說我冷，我就冷，娘說我不餓，我就不餓」。童年時的她逆來順受，

順得非常甘願，天性善良的她，每當有人拍她入睡，就會深深的呼吸快快裝睡，為的是怕人家的手痠。而這份體貼、善良和細膩，卻使她引發照顧臥床癱瘓的孩子，免於生褥瘡而伸手到孩子身下。幼年時期，曾被送往繼外祖父家居住，每當睡夢中思念父親而醒時，也知怯怯的說：「我想娘了！」在讀小學時，極度羨慕別人家小孩有母親到學校探望。幼小年

紀失落母親的哀傷，長年得不到渴慕的親情，這是引發她深怕自己子女失去母愛護持的因由嗎？以及對病苦子女鏗而不舍、抱殘守缺，一生不移的來源毅力嗎？如果這些都不是，難道是因為她本是一位深刻情感，執著真善美的至情、至性高貴生命的詮釋者嗎？

民國三十四年，日軍大膽覬覦國共內戰，使得國人俱疲。對外有敵人狂妄的揚言——中國人都是螻蟻，要全

部殺光；對內有共黨軍隊的擾亂。當時她的父親王德溥先生曾任江蘇省行政督察專員，為振奮軍心士氣，大力整救當時不良社會惡習，力倡新生活運動，厲行戒酒、戒菸、戒賭等腐化萎靡行為，並親任全國禁菸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同時推動革新佛教的教育，鼓勵出家人一樣要肩負起國民一份子的責任。所以當地的寺院裡，都設有政、經、軍事等課程，出家人要懂得國家危難，匹



王壽謹女士所攝，印順上人與證嚴上人師徒畫像，當年義賣所得三億六千萬餘元。



由張毅年所繪王壽謹女士父親王德溥先生的畫像（局部），王老先生的臉孔是王壽謹所繪。



王壽謹女士長期以來，就是王琦的支持與向上奮進的推手。  
(攝影／林枝旺)

## 追求幸福人生

歷經一生蒼白歲月，滿頭像神仙似銀髮的她憶起往事種種，為護衛殘病而要耗盡青春，仍是鏗鏘有力的說：「如果只是沒有死的活著，我不甘心，他不必承繼我志願，是一個人，就應該活得

有人的價值、人的尊嚴、人的快樂，如果就只是這樣不死的話，我算是為他們作了什麼呢？」

但是人們那裡知道，對於境況如此艱難的母親，除了兒子病殘，長兒子兩歲的女兒也因出生時，胎位立生難產，導致手臂骨折，腸胃血

肉出，以致後來大病連連。醫師宣佈孩子應該可以爬、立、行走的時候了，女兒卻是先天性的軟骨症，智能發展也有障礙。兩個長不大的寶貝，她奉獻了一生，至今，女兒、兒子已五十餘歲的老大孩子了！這些年，她將母愛發揮到了宗教的層

面，不只教育自己的子女，也鼓勵著周邊身有障礙的人，如何學著克服、跨越、發揮潛能，鼓勵他們積極樂天，堅毅寬容，迎戰人生。

她的學生中有人將習畫心得用於園藝造景，成為很優秀的景觀設計師，又將美術帶到產業和環保的多邊功能。她疼愛學生有如子女，鼓勵殘障少女勇敢把握幸福，追求愛情。為了鼓舞她，親手為她設計了一個桃紅色彩，莊嚴又隆重的佛化婚禮，王壽謹親自主婚，並請法師來福證，梵音佛曲中新郎推著桃紅色輪椅上紅毯。她也送兒子去工藝社學習修理鐘錶，謀得一技之長；又請篆刻大家王北岳先生教兒子金石篆刻，也曾獲有獎狀，現在兒子憑恃篆刻教學自力生活了，建立起創作的信心。她不厭其煩的帶領女兒，從初步閱讀文學到練習寫作，並嘗試投稿參與文壇活動。她說女兒的寫作

晚，都伏在大畫紙上，畫她心中的畫，不知道是不是未能謀面的母親，在潛意識中鼓舞著她吧，她總是不厭其煩的描繪一位成年的女性，各式各樣的髮型和衣著。一幅畫完成了，她便將棉紙舔著口水黏在牆上，留給忙於仕途晚歸的爸爸回來時看，然後安心的睡覺了。她一直樂此不疲，直到蘆溝橋事變離開北平才停止。

十歲那年，父親為她登報請了家庭老師，為了使她

老師相處融洽，條件是對美術有興趣的人。那位老師很嗜好金石書畫，常為她講解古人畫作或畫家生活軼聞，授課之餘，又經常在她面前作畫自娛。長久耳濡目染老師用墨取色的方法，每當老師外出時，她便將老師完成一半的畫作偷添抹筆觸，大概她的筆調尚稱穩定，竟然老師不曾察覺。直到有一日，她更大膽的將老師所繪的一幅寒鴉，修飾的圓潤肥滿，才被老師痛責一頓，但

從此也認真的教她畫起國畫來。天生的稟賦，再加上靈敏的悟力，使得她超越一般的童畫，特殊的童年成長環境和生活視野，造就她有小神童的雅號。果真十一歲那年，在江蘇銅山縣立圖書館展出了「王壽萱金石書畫展」。因為自認題畫落款的「萱」字太正板不好看，於是就自作主張的翻閱《辭源》。那時竟然找出了古寫的「謨」字，小小心靈裡暗自高興不已，十一歲時改「萱」為

「謨」字。和父親相知很深的覺津寺大醒法師，在觀賞她的個展驚嘆之餘，就建議她父親讓小少年紀的她，到覺津寺為寺中的法師開班授畫，因這段經歷，她飽覽了大醒法師所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。她和慈愛如父的大醒法師有忘年情誼，這是她一生感念不忘的記憶。童言童語的她有時會頑皮的向法師追問：「師父！您吃素，會不會後悔啊，您知道肉鬆的味道嗎？」



王壽謹女士自繪像。



祖母的畫像，由王壽謹繪圖，並由其父題字。

能力，可比她強多了。

她的子女常說：「母親最好最重要的畫作，都是在最艱困的絕境時畫出來的。」在過去那個苦難的大時代，戰亂、遷徙、民不聊生，她一個人長期受著貧痛交迫煎熬，在絕望無援中的弱女子，竟能轉逆增為上緣，成為一個亂世洪流中的純淨藝術大師。她一生中的淒苦歲月，童年失恃、夫妻仳離，但子女長病，沒有使她鋼鐵般的意志有一絲一毫的挫敗。在五十七歲那年更創立了多元化的「藝風堂」，開班授課詩、書、畫，長年展覽並提供專題講座，藝術界的同好經常聚於一堂，互相切磋、觀摹，開創視野境界，親炙當代藝術名流的教化。魄力十足的她，將小我的藝術愛好，擴大到大無限量的藝術天地世界。

## 松柏傲立風雪

陪侍父親渡過寂寞晚年，

是她一生稍感安慰的事。晚年時期才得願和父親無拘無束的傾談，滿腹的傷痕總算平撫了許多，父親臨老才知道了女兒一生的委屈，以及為她做主的婚姻竟斷送了她一生幸福。父親不禁老淚縱橫，自責地唸叨：「叫我怎麼對得起妳在地下的母親？」

她試問父親對女兒的觀感如何，父親沈吟半晌說：「妳冰清玉潔，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，就是我的女兒啊。」她感受無比的安慰，父親能夠清楚了，也就沒有遺憾了。其實形塑她堅毅又勇敢的一生，何嘗不是來自剛正不阿的父親呢！

她天生性格不受羈絆，她的繪畫理念非常創新，雖然過去學國畫是規規矩矩從傳統入手，但從她創作所選的器材、手法，看得出她獨特的自我。隨手所得的棉、麻、布料都大膽使用，從不拘泥，也不為任何環境所

限，病床邊、地板上或懸掛在牆上，都能揮灑，她以遊戲的心態寫情於畫。她是將油畫布拿來創作水墨山水畫的第一人。

纖柔、多情帶著佛心的她，童年時就偏愛雪青的紫色，歷經一生折磨滿頭銀髮，現在仍愛憐恬淡的野草閑花，尤其是清晨曉霧中紫色的牽牛花，純真的天性一如童年。有西畫與攝影界的朋友，她的國畫有西畫的光影、透視，運用很溫柔的皴法，將西畫的肌理結構，加在她的水墨人物畫像中，展現出西畫素描的功力，她的筆觸溫厚清雅而不孱弱，柔和中透著深刻的堅毅，還有一股不羈的豪氣。

## 多情就是佛心

歷經多重患難，她是一個極需要休息的母親，雖是一個有才情的女畫家，她說：「自己這一生，還沒有真正開始畫畫吶！」有很多想要好

好畫的，無暇作到，因為一個永久的擔子，釘在她靈魂上。她沒有完全的自己，不能任自己的心奔狂野放，不能有年輕人的熾烈感情，她心痛滴血，只能念著「阿彌陀佛」懺悔、懺悔！代他們懺悔。她還懺悔什麼呢？真的，今生所受是前世所造！

多情就是佛心。她心痛，她的兩個長不大的孩子，近年她自覺「老矣」，為了讓他們面對現實，她毅然住進桃園大溪的妙法寺裡，擺脫俗務，也放下兒女，讓他們自己學著如何面對生活。這是壯士斷腕之舉，看來心腸狠了點，其實她要親眼看到他們能夠自立起來，才能解脫安住。

今年七月，新聞局將安排這位有著光輝紀錄的女畫師，前往日本東京作為期兩週的書畫展覽。在這溫馨的五月母親節前夕，竭誠祝禱她再一次成功，為國家爭取更大榮耀。\*